



閱 讀 和 欣 賞

古典文學研究叢書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稿选

阅读和欣赏

YUE DU HE XIN SHANG

古典文学部分（十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阅读和欣赏

古典文学部分（十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

*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

北京市北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 6.75印张 142（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定价：2.75元

ISBN 7—5043—0284—8/I·35

目 录

诗从彼岸飞来

——《卷耳》、《陟岵》赏析………项 雷 (1)

风吹叶落去 何当还故处

——介绍《十五从军征》 ………………卜安淳 (9)

委婉含蓄 余味无尽

——《冉冉孤生竹》赏析………徐传胜 林蔚兰 (16)

清空淡远 深情绵邈

——张九龄《望月怀远》赏析………刘学锴 (24)

情景交融的名篇 诗画结合的范例

——王维《鸟鸣涧》赏析………陈继明 (29)

美景豪情一笔收

——杜甫《望岳》赏析………项 雷 (35)

一片老臣心 千载英雄泪

——杜甫《蜀相》赏析………王能宪 (43)

感应着盛唐的时代脉搏

——读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余恕诚 (49)

夜秦楼客 万缕相思情

——李商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浅析………徐明阳 吴天明 (57)

生新奇崛 瘦硬清健

——读黄庭坚《松风阁诗》 杨叶青 (64)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介绍李纲《病牛》 王伟民 (73)

留取丹心照汗青

——介绍李纲的一首长题七律 王伟民 (79)

生动传神 蕴藉隽永

——介绍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孙金荣 (86)

轻淡幽雅 空灵含蓄

——秦观《浣溪沙》 (漠漠轻寒上小楼)

赏析 刘学锴 (90)

老年丧妻的哀歌

——谈贺铸《鹧鸪天》 (重过阊门万事非) 张燕瑾 (97)

匠心独运赋闲愁

——谈贺铸《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 张燕瑾 (102)

歌女的笑和泪

——读严蕊《如梦令》、《卜算子》 汤高才 (109)

层层深入 步步进逼

——浅说《庄暴见孟子》的表现

手法 萧世杰 (116)

〔附〕 庄暴见孟子

不卑不亢 正气凛然

——试析《唐雎不辱使命》里的唐雎

- 形象 萧世杰 (125)
〔附〕 唐雎不辱使命
世易时移 变法宜矣
——读《吕氏春秋·察今》 吴 穹 (134)
〔附〕 察今
乐极生悲 理随情致
——读王羲之《兰亭集序》 杨叶青 (151) 一
〔附〕 兰亭集序
名曰传记 实为寓言
——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赏析 吴天明 (161)
〔附〕 种树郭橐驼传
醉翁之意何在?
——欧阳修《醉翁亭记》赏析 王能宪 (170)
〔附〕 醉翁亭记
人口论的一篇奇文
——洪亮吉《治平篇》简介 吴 穹 (179)
〔附〕 治平篇
一代名将的悲剧
——简析《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之死” 刘文德 (190)
蒲松龄《狼》浅讲 孙金荣 杜传珩 (199)
〔附〕 狼

诗从彼岸飞来

——《卷耳》、《陟岵》赏析

项 雷

《卷耳》，是《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周南》中的一首民歌。国风是指地方民歌。国，就是地方、区域的意思；风，就是民歌。《周南》中的“周”，就是一个区域的名称，指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周公旦统治的地方，包括今天河南洛阳以南和湖北一带；“南”，郭沫若认为，最初是一种乐器的名称，后来演化为地方曲调的名称，好比我们现在把一些曲艺叫大鼓，把一些戏曲叫花鼓、梆子等一样。（见《甲骨文研究·释南》）国风《周南》里一共有五首民歌，《卷耳》是其中的第二首。这是一首描写妻子思念远行丈夫的诗歌。原文是这样的：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𬯎（huī tuí灰颓）。我姑酌彼金罍（léi雷），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sì gōng四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tú图）矣！我仆痖（fū夫）矣！云何吁矣！

全诗共四章。首章从妻子在田间劳作写起：“采采卷耳，不盈顷筐。”采，采摘的意思；采采，就是采呀采呀、采了又采。卷耳，是一种生长普遍的野生植物，又名苍耳、苓耳，嫩苗可吃。盈，东西盛得很满的意思。顷筐，就是斜口的筐，前低后高，大概属簸箕一类。这两句大意是说：采呀采呀采卷耳，采来采去也采不满一浅筐。读这开头的两句诗，你自然会奇怪：既然卷耳是一种很容易采得的野菜，顷筐又是一个很容易装满的浅筐，为什么这个女子左采右采，采了老半天，还采不满呢？下面一句“嗟我怀人”作了解释：因为她正在思念自己远方的丈夫。嗟，感叹词。我，妻子自指。怀人，就是怀念良人（指丈夫）。原来这时候，她思想早开了小差，神不守舍，心不在焉，劳动起来怎么能出活呢？“嗟我怀人”这一句，由于直接吐露了强烈的思亲之情，不但对前两句“采采卷耳，不盈顷筐”的原因作了说明，而且为后一句描写思妇的反常行为——“置彼周行”作了铺垫。置，放置，这里有丢弃不顾的意思。彼，那，代指顷筐和里面的卷耳。周行，就是大路。这女子为什么把顷筐和卷耳丢到大路口不问呢？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当初她的丈夫可能正是在这条路上同她分手的，所以现在她情不自禁地呆呆地站在路口，翘首远望丈夫离去的方向。这一章除“嗟我怀人”一句直抒胸臆而外，其余都是以妻子无心劳作来暗示她怀人的，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抒情主人公思亲之情的发展过程。“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起初，虽无

心采摘，但毕竟还在采摘，只不过劳动效率不高而已。到“置彼周行”，就不一样了，索性把筐和野菜扔在路旁不管，只顾凝望丈夫所在的远方，说明她已经不能自持，感情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了。

第一章写女主人公忘了采摘卷耳，虽有意在言外之妙，但更值得玩味的还是后面三章。照理，紧接着第一章，下面应写女主人公如何思亲，比如昼不思食，夜不能寐，衣带渐缓，面容憔悴，等等。然而不，诗人调转笔锋，竟然反宾为主，大写特写起丈夫如何思念妻子来了。乍看，似乎不合文理；细想，却又十分合乎人情。因为生活中经常这样：当你思念对方之时，往往会想，也许这时对方也在思念自己吧。下面三章完全从丈夫方面落墨，正是出于妻子的这种想象。

“陟彼崔嵬，我马虺𬯎。”陟，升上、登上。崔嵬，高山。我，代丈夫自称。虺𬯎，因为极度疲劳而生的疾病。这两句是写妻子想象丈夫正在强烈地思念着自己：“陟彼崔嵬”是想象丈夫要登高纵目，遥望家乡；“我马虺𬯎”是想象丈夫长期奔波在外，劳苦不堪，也许马已累坏了，没有坐骑，这时他又怎能登高望乡！人们常说：“远望可以当归。”对于思亲情切的离乡之人，登高望远，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安慰。可是丈夫现在连这一点可怜的安慰都可能得不到，他该多么悲伤！“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所以妻子又继续作另外想象，也许他现在正在以酒浇愁吧，这就是“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两句的意思。姑，暂且。酌，就是饮酒。金罍，用青铜制成的酒器。维，语气词。以，介词，用的意思。永怀，长久地思念。这两句是写妻子想象丈夫在万分无奈的时候，可能正酒灌愁肠，以便求得思亲之苦的暂时缓

解。这是第二章。

第三章采用与第二章重沓复叠的形式。“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这里的高冈，是山顶的意思；玄黄，有病的样子；兕觥，一种精致的酒器，盖儿是带角的兽头形状，起初以木头刻，后来用铜铸；永伤，就是长久地伤怀。这些词语分别与第二章中的“崔嵬”、“虺隤”、“金罍”、“永怀”类同而义近。两章意思完全一样，都是写妻子想象丈夫登高望远不成而借酒消愁的。

然而，以酒消愁愁更愁。妻子相信，丈夫对自己的思念绝不会因此而减，相反，数杯落肚之后，更会激起登高远眺的欲望。所以第四章前两句又说：“陟彼砠矣，我马瘏矣！”砠，带土的石山。瘏，也指因疲劳而病。这两句是写妻子想象丈夫在马已病倒的情况下登高望乡之心仍然不死。“我仆痖矣！云何吁矣！”仆，仆人。痖，疲劳而不能行走之病。云，句首助词。何，如何。吁，通“吁”，原义是睁开眼睛，这里作眺望讲。这最后两句是写妻子想象丈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顿足捶胸的情状。“我仆痖矣”，是说不仅他的马已经累坏，而且仆人也病倒了，这一来更无法登高了。所以他只能对天长叹：“云何吁矣！”叫我如何把家乡眺望！

这首诗后三章，以设想丈夫思念妻子写妻子思念丈夫。不言妻子思念之苦而愈见其苦，不言妻子思念之深而愈见其深，旨意全在不言之中。真可谓不言而胜于言。

下面介绍《陟岵》，这是魏风中描写征人思亲的一首民歌。原文是这样的：

陟彼岵（hù互）兮，瞻望父兮。父曰：“嗟！

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zhān沾）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qǐ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全篇共三章。每章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各章的开头两句“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和“陟彼冈兮，瞻望兄兮”，都是写征人登高远眺自己的亲人。岵，有草木的山；屺，无草木的山；冈，山顶。瞻望，远眺。就字面看，三章开头两句意思不尽相同：第一章是写登上那长满草木的山，眺望他的父亲；第二章是写登上那光秃秃的山，眺望他的母亲；第三章是写登上山顶，眺望他的兄长。实际上，三章开头两句互文见义，无论“陟岵”、“陟屺”还是“陟冈”，都是为了眺望他的父母和兄长，我们不应机械理解，认为“陟岵”只望其父，“陟屺”只望其母，“陟冈”只望其兄。这重复出现的每章开头两句，通过对征人登高望远的描写，一下子就揭示了其强烈的思亲之情。试想，如果这种思亲之情不是已经到了难以抑制的程度，他又怎么会登高远眺、以望代归呢？这样起笔，可谓开门见山，痛快淋漓。

不过，作为一首思亲诗，《陟岵》更加令人赞赏的还是每章后半部分。照理，直叙了征人思亲之后，应该进一步具体描写他如何思亲才合逻辑，或者诉说自己非人的处境，或者诉说对亲人安恙的牵挂，等等。然而诗人却写起远方亲人

如何思念征人来了。初读，好像于文理不顺；细想，却有情理上的根据。原来，征人身临高处，思绪遐飞，虽然目不见亲人，心早回到亲人身旁，恍惚之中，他似乎听到亲人对自己深挚关切和虔诚祝福的话语。诗的后半部分正是真实地反映了征人当时神思恍惚的情状。

同前半部分一样，后半部分也是采用反复重叠的形式。三章分别在“父曰”、“母曰”和“兄曰”之后，都用一声深长的叹息——“嗟！”引出父母和兄对征人深挚关切和虔诚祝福的话来。“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这是父亲的话。“予子行役”中的“予”，就是我；“子”，就是儿子；“行役”，在外地服役。“夙夜无已”中的“夙夜”，本作早晚讲，这里是白天黑夜的意思；“已”，就是停止，“无已”，指劳作没有停息的时候。“上慎旃哉”中的“上”，通“尚”，希望的意思；“慎”，当心，这里可作保重讲；“旃”，助词，相当于“之”；“哉”，语气词。“犹来无止”中的“犹”，是表示叮嘱、希望之词，“可”的意思；“止”，留下，是“死”的隐语。这四句大意是说：我儿远行服苦役，昼夜劳作没有完；千万保重可回来，不要永远留外边！“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这是母亲的话。“予季行役”中的“季”，是排行末尾，这里指小儿子。“夙夜无寐”中的“寐”，就是睡眠。“犹来无弃”中的“弃”，丢弃，也是“死”的隐语。这四句大意是说：我的小儿服苦役，昼夜劳作少睡眠；千万保重可回来，不要永远抛外边！“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这是兄长的话。“夙夜必偕”中的“偕”，一样、相同的意思，指白天黑夜同样干活。这四句

大意是说：我弟远行服苦役，昼夜劳作不间断；千万保重可回来，不要永远死外边！这三段话，虽然都是征人想象中的言辞，但非常符合人物的口吻。比如对征人可能将死于外地，做父母的，都不愿直接把“死”字说出，而说“犹来无止”，“犹来无弃”，隐语中见出爱子情深；而其兄则毫不避讳，径说“犹来无死”，体现了年轻人语言率直的特点。还有，其母说“予季行役”，提出一个“季”字；说“夙夜无寐”，想到一个“寐”字，也无不体现了一个慈母的心肠。

三章后半部分值得玩味的是，只写父母与兄思念征人，而一字不写征人思念父母与兄。本来，行役之苦也好，役期之长也好，打算保重自己也好，争取活着回家也好，所有这些，都是征人要向亲人诉说之辞，然而竟无一出自征人之口，全由父母与兄道出。如此写法，不但曲折有致，而且更显出征人思亲之情的执著深切。真可谓别人道而胜于自己道。

这两首诗，虽同属怀人之作，但细作比较，很有区别。

《卷耳》从所怀之人上山有马、随行有仆、饮酒有金罍和兕觥来看，当是贵妇思念远行的丈夫；《陟岵》从主人公服役之苦、期限之长来看，当是奴隶思念家中的亲人。虽同写登高，但《卷耳》属想象，《陟岵》是写实；《卷耳》以登高推想对方怀人情深，《陟岵》以登高表现自己思亲心切。虽都以虚写为主，但《卷耳》是以推拟对方行动写自己怀人之意；《陟岵》是以设想对方言语写自己思亲之情。虽都用了重沓复叠的形式，但《卷耳》只有中间两章，而《陟岵》却通篇皆是……然而从总的的艺术特点来看，所有这些不同皆属小异，而想象入妙，都把笔墨重点放在所怀所思之人身上。

上，诗从彼岸飞来，则是它们的大同。如何创作怀人之作，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卷耳》和《陟岵》这两首不朽诗篇向人们昭示了别一蹊径，影响并滋养了历代的无数诗家。后来这种诗法广为运用，蔚成风气，其源头正可追溯到此。

风吹叶落去 何当还故处

——介绍《十五从军征》

卜安淳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
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
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十五从军征》这首诗是汉代的作品，见于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题目原叫《紫骝马歌辞》。原文前面多四句：“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这四句诗是极为生动形象的比兴，意思是说，在那高高的山顶上，树叶儿被风吹落，风吹树叶飘去几千里，怎能够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叶落原该归根，但无情的秋风，使叶儿远飘千里，永远回不了故土。诗歌作者借树叶的遭遇慨叹人生的不幸。当时社会，多少人被迫背井离乡，或从军卖

命，或乞讨流浪，像被风吹去的树叶，永远返不了家园。这四句朴实无华的诗，在苍凉的背景上，写出了一种浓郁的离愁，激发起游子无法抑制的思乡之情。无数思念家乡的游子，在流浪中，在战场上，多么想回到家乡故土，回到亲人的身边啊！可是，即使游子回到了故土，其命运又会如何呢？诗的正文，正是写一位被迫离乡从军卖命数十年的老人回到故里时的情景。诗歌作者选取千万个背井离乡者中的这一个得以生还的“幸运者”，展示出他还乡归里的悲惨境遇，从而极为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罪恶。下边具体分析这首诗。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诗歌突出地强调这位“幸运者”的得归故里，全诗重心在一“归”字上。而他六十五年的从军生涯，其中的苦难艰辛，九死一生就略去不说了，只用这简单的两句作一极为粗略的概述。不过，尽管如此，这其中仍然满含着作者的愤怒控诉。请看，这位老人，十五岁就从军服役，直到八十岁才退役回乡。按照汉代兵役制度的规定，男子二十三岁才开始有服役的义务。这种义务到五十六岁取消。服役义务的期限规定得这样长，本身已很不合理。可是，这还只是纸面上的东西，社会现实、要更加残酷得多，十五岁的孩童就得去服役，而且一直要到垂暮之年八十岁才能回来。这位老人一生战于沙场，现在实在不能再为统治者效命了，才被驱赶还乡。这是多么凄惨！多么残忍！但是，毕竟他能叶落归根了，虽然到了生命的终结处，但能回到家乡，这在当时，又

是多么“幸运”。他高高兴兴回乡，不去想六十五年的辛酸与苦难，只希望尽快地与家人团聚。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他的心情多么迫切啊。到了村边了，自己的家园快要望得见了。这时路上遇到村里走出来的人，他迫不及待地打听自己的家里人。六十五年奔波他乡，少小离家衰老回，乡人见面也难相识。但这毕竟是乡人啊，老人可以倒一倒胸中的苦水，叙一叙回归的喜悦了呀！更主要的，他要了解家人的情况。“家中有阿谁？”我的家人，现在还有哪些人呢？这位老人对还乡归家后的生括是抱着极大希望的，尸骨堆中挣扎出来的这条老命，在几十年的奔波苦战之后，现在可以安度余生，在生命的末端可以和家人团聚过几天安宁的日子了。六十多年没能回家，家中现在的情况已经无从了解，但在他的想象中，或者说在他的期望中，家中该是有人的，该是有后人的。乡人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位步履蹒跚、衣衫破烂的老人是谁。他了解老人家人的情况，但他没有说，他也不能说。他只用手一指，指引老人眺望村中熟悉的庭园。

“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您老人家望吧，那里不是您原来的家么？是啊，那里正是自己的家，松柏掩映，是多么招人思念啊！可是，老人看不到他几十年来时时思念的屋宇庭院，远远望去，碍眼的，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坟包。家，是怎么了？其实，战争、饥荒，使